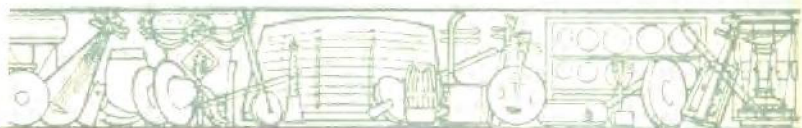




水上交通站

236.517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描写一九四九年初春，我人民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凭借“长江防线”负隅顽抗之时，苏北地区我党一个水上交通站的站长李振江等护送赵书记过江，以发动群众准备配合大部队渡江。剧本着重塑造了机智、勇敢的李振江、赵书记等英勇斗敌、化险为夷、胜利过江的英雄形象，鞭挞了叛变投敌的可耻叛徒。

水 上 交 通 站

宋光祖 编剧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字数 41,000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95 定价: 0.14 元



人 物 李振江——中共某县水上交通站站长
赵书记——女，县委书记
小 陈——交通员
张大伯——贫苦渔民

蒋腊狗——国民党匪军连长
王德彪——国民党特务
杨发良——叛徒
匪排长
匪兵
特务

〔一九四九年初春，长江之中。

〔天幕景：江面，北岸丛山。

〔赵书记和小陈渔民打扮，驾一条渔船上。

赵书记 （唱“曲一”）春风吹度长江畔，
解放军南下喜讯传。

小 陈 （接唱）乡亲们动员起来迎亲人，
反抓丁、护船只、逐蒋匪，苏北平原早春暖。

赵书记 （接唱）交通站确保水上交通线，
南来北往忙得欢。

小 陈 (接唱)昨夜任务又下达,
护送首长去江南。

赵书记 (接唱)去江南,船如飞箭总觉慢,

小 陈 (接唱)去江南,敢闯乌龙不胆寒。
首长!

赵书记 小陈,叫我老赵吧。

小 陈 (俏皮地)是,老赵同志!

赵书记 这小鬼!

〔两人笑。

小 陈 老赵,我们要过江,必须通过乌龙沙。这乌龙沙,是江中一个关卡,敌人戒备森严,由匪军连长蒋腊狗带班驻防。

赵书记 能不能在傍晚前过沙,乘黑夜进入江南山区?

小 陈 没问题。我们同蒋腊狗打交道是有经验的,李站长经常带我们来往于乌龙沙,传递密件,运送武器、药品。

赵书记 近来斗争形势很复杂,要注意随时掌握敌情变化。你看今天江上过于平静,连巡逻汽艇也很少见到,情况反常啊。

小 陈 是啊,李站长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接到任务后,决定亲自去侦察,叫我先来接你。(望前方)你看,那不是老李回来了吗!

赵书记 哎。我们迎上去!

〔两人下。

李振江 (内唱“曲二”)侦察归来行匆匆,(驾船上)

堪笑匪军锁乌龙。

革命者岂怕征途风云变,

急浪炼得心儿红。

〔赵书记、小陈上。〕

赵书记 振江同志，你回来啦！

李振江 老赵，我来迟啦！

赵书记 （跨上李振江船，热烈握手）不，你这一趟跑得正好。

李振江 老赵，情况突然变化，我们今天过江的必经之地——
乌龙沙已被封锁。

小 陈 （着急地）乌龙沙封锁了？

李振江 从清晨以来，乌龙沙船只只进不出，联系到今天江面的反常现象，估计敌人可能有所觉察。

赵书记 （期待地）振江同志，看来情况严重，困难不小哇。

李振江 （坚定地）敌人看上去还在乱蹦乱跳，其实象是投在网里的鱼，没有生路了。

赵书记 对，蒋匪盘踞江防，高唱和谈，都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大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连打三大战役，消灭了敌军主力，正在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准备向长江以南进军。为此，上级党派我回江南工作，在那里发动群众，配合大部队渡江，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任务啊！

（唱“曲三”）炮声隆隆震雪原，

战火驱散朔风寒。

解放军席卷北国扫顽敌，

蒋匪兵败如鼠窜。

此去江南做工作，

发动群众举铁拳，

配合天兵南渡江，

猛追残匪不辞千里远。
交通站,大显身手在今朝,
过重关,轻舟越大川。

李振江 老赵!

(唱“曲四”)这些年,前方捷报频频传,
振江胸怀火一团。
我本在,波峰浪谷苦挣扎,
闹革命,穷渔儿要炼成钢铁汉,
党指向哪里奔哪里,
坚持敌区斗争不疲倦。
闻涛声,夜思亲人进军到,
望朝霞,日盼红旗遍山川,
如今风展红旗亲人来,
热泪喜洒遂心愿。

毛主席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浑身是劲使不完。
重担我要夺,
刀丛我敢钻,
誓送首长闯乌龙,
天大困难压不垮红色交通员!

赵书记 振江同志,党组织相信你,让我们一起为渡江战役贡献力量吧。

小 陈 老李,张大伯来了。

[张大伯驾船上。

张大伯 振江啊,大伯到处找你呢!

李振江 大伯，你老人家有要紧事情吗？

张大伯 这位大嫂……

李振江 是老赵，自己人。

赵书记 大伯，你说吧。

张大伯 振江，大嫂，我在荫沙碰到一条陌生渔船，船上两个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你们还是避一避吧。

李振江 （兴奋地）来得正好！

张大伯 （不满地）看你说的，还好呢！

李振江 大伯，我是说这个情况很重要，真要谢谢你啦！

张大伯 哎，你这样说就见外了。哈……我这就走啦！

李振江 走好，大伯。

张大伯 （回头嘱咐）孩子，可要小心哪！

李振江 大伯，你放心！

〔众目送张大伯下。〕

小 陈 老李，大伯说的这可疑船只，很可能是一条特务船。

李振江 （果断地）我考虑马上去追踪可疑船只，进一步摸清敌情，找出过江的办法来。老赵，你看呢？

赵书记 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李振江 小陈，一路上你照看好老赵，听到渔歌就……（做合围手势）

小 陈 是。

〔赵书记跨上小陈船。〕

李振江 开船！

〔两船驶下。〕

〔王德彪和一特务扮作渔民，划一条船荡上。〕

王德彪 （念）我王德彪，省里的特派员，

化装搜捕满江转。

乌龙沙夜获杨某得情报，

女将南行，乱我后方，策应共军，令人心胆半空
悬，

收到报告，紧急命令封港口，

亲赴江面，欲把共党来识穿。

又见前方船一条，

伙计！

特 务 有。

王德彪 （接念）紧紧盯住往前赶！

〔横浪冲击，船身摇晃着下。〕

〔李振江驾船上，警惕地注视江面。〕

李振江 后面有尾巴！让我转左舵。（船左转行驶）它也左转了！让我转右舵。（船右转行驶）它也右转了！看上去来者不善，莫非就是大伯碰到的可疑渔船？好吧，我就等你赶上来。（放慢船速）

〔王德彪船上。〕

李振江 来了。让我先来个下篙探深浅。（对王德彪）老大，你忙啊？

王德彪 噢，忙着打鱼。

李振江 打鱼这个行当可是只破饭碗呵。（靠近观察）

王德彪 这话一点不错，苦了一辈子了。

李振江 （旁白）打鱼人的补钉都在膝盖上，可他却补在肩胛上。（对王德彪）老大，你是第一次打鱼吧？

王德彪 （掩饰地）呃，我是多年不打鱼了。

李振江 今天打了些什么鱼啊？

王德彪 (煞有介事地) 妈的, 别提了。老子正在荫沙下网, 碰到国军的汽艇, 把我的鱼都抢走了!

李振江 在荫沙下网?

王德彪 是啊。

李振江 (旁白) 荫沙江面狭窄, 不是渔场呀。(对王德彪) 老大, 你不是本地人吧?

王德彪 (一惊) 是, 不不……老兄, 对你说了吧, 我一不是打鱼人, 二不是本地人,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特地赶来的。

李振江 噢。

王德彪 老大, 你在这江上年数不少了吧?

李振江 水里生, 浪里长的嘛。

王德彪 这么说, 江上的情况你一定很熟悉罗?

李振江 这倒不一定, 不过哪里水深水浅, 哪里有鱼有鳖, 也能说上个八九不离十。

王德彪 (压低嗓门) 老大, 你我都是穷渔花子, 在这江上吃尽了国军的苦, 如今这世道要变, 我想……

李振江 有话, 爽快点讲嘛!

王德彪 我想——我想找一个水上交通站, 你知道吗?

李振江 当年日本人有个水警队, 现在国民党有个水上警察所, 就没听到过什么水上交通站。

王德彪 兄弟, 实不相瞒, 我是江阴那边的, 帮共产党办事。现在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水上交通站, 找不到, 急死人!

李振江 你有重要的事情?

王德彪 (神秘地) 是这样的, 今天有个共产党重要干部要到江南去, 但是江南突然出了问题, 需要马上通知他。

假使通知不到,我们的首长就要危险啦!(擦泪)

李振江 哦,是这样。

(旁唱“曲五”)看此人,擦泪眼,貌似悲痛,

听前言,辨后语,心生疑云。

他怎知重要干部要过江?

又怎知江南出事情?

就算江南有情况,

自有专人传音讯。

装腔作势破绽多,

[特务用打火机点烟。王德彪急阻。李振江都看在眼里——

打火抽烟哪象穷苦人?

分明是恶鬼流泪居心险,

剥开画皮看原形。

王德彪 老大,帮忙找一找吧!

李振江 (装作害怕地)你打鱼人管这些闲事做什么,那是要杀头的。

王德彪 (装作激昂地)人家共产党不怕杀头,我们穷人要翻身发财,还能怕死吗!

李振江 那么,你跟我到前面去打听打听。

王德彪 多谢了。

[行船。

李振江 (唱“曲六”)哎哎哎,哎嗨!一支猎枪难打虎哎,

小 陈 (内接唱)一杆渔叉难捕蛟哎,

李振江 (接唱)众手撒下齐天网哎,

小 陈 (内接唱)妖魔鬼怪无处逃哎!

李振江 (唱)嗨——

〔幕后众唱：

嗨左左左左嗨，

众手撒下齐天网哎，

妖魔鬼怪无处逃哎！

〔小陈、赵书记船上，配合李振江把敌船围在中间。王德彪见势不妙，拔枪窜上李振江船。

王德彪 (凶相毕露)你是什么人？

李振江 你要找的水上交通员！

〔李振江飞起一脚，踢落王德彪手中枪，两人格斗。小陈跃上敌船搏斗，并刺死特务。李振江一把揪住王德彪后衣领，王德彪卸脱外套，落水而逃。李振江把外套抛给赵书记。

李振江 小陈，追！

〔两人跳水追下。

〔赵书记察看王德彪外套，发现衣袋里的蓝封皮“派司”。

赵书记 (翻看)“江苏省督察处谍报队特派员王德彪”。这个狗特务！(遥望，感奋地)同志们打得好啊！

(唱“曲七”)看江上白浪翻腾斗毒虫，

李站长劈波擒敌逞奇勇。

青年老兵扎根桅林担重任，

寄密件、运物资，支援革命战争打先锋。

他数次出奇制胜挽危局，

守敌闻风皆惊恐。

今日他困难面前志更坚，

定能够战胜群魔过乌龙!

〔李振江、小陈和张大伯同船押王德彪上。〕

〔李振江、小陈跨上赵书记船。〕

李振江 老赵,把这条泥鳅活捉了。

赵书记 我们有齐天网,他能逃到哪里去?

〔众笑。〕

赵书记 张大伯,你也参加战斗了?

张大伯 振江,大嫂,我刚才讲的陌生人就是他,后来我放心不下,还是赶得来,正好帮你们收了这一网。

李振江 大伯,你的劲头还这么足,今天又立了一大功了!

张大伯 (轻声地)过些时候大军渡江,我这把老劲还要派大用场呢。哈……

〔众笑。〕

李振江 大伯,烦你把他押回去怎么样?

张大伯 好,把他交给我吧。

〔王德彪挣扎。〕

张大伯 呸,放老实点!(威武地押王德彪下)

李振江 老赵,这家伙叫王德彪,他供认出县委工作人员杨发良昨夜被捕,受刑叛变,出卖了党的机密,现在正在乌龙沙守候着你呢!

赵书记 (愤怒地)杨发良这个软骨头,竟然做了敌人的走狗,真是卑鄙无耻!

〔静场。〕

小 陈 (请求地)站长,给我一条小船,我要混进乌龙沙,打死叛徒,引走匪兵,掩护你们闯过去,今天就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把老赵安全地送过江。

李振江 (沉思地)我们是要闯过去，拚了命也要闯过去。但是绝对不能惊动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智闯。

赵书记 振江同志说得对，要智闯。同志们！(晃一晃“派司”)我们能否利用一下这张狼皮？

李振江 (豁然开朗)对呀！港口的匪连长不认识王德彪，叛徒也不认识我。(接过“派司”)用它作掩护，我们也来个化装搜捕。

小 陈 (兴奋地)太好了！

赵书记 好，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小 陈 起风了。

李振江 顶风前进！

〔风起云涌，白浪掀天。

〔小陈张帆，圆场，作顶风行船舞蹈。

李振江 (唱“曲八”)扬子江水宽又长，
纵横驰骋好战场。
毛泽东思想指航程，
惊涛骇浪，稳坐渔船把帆张。
赵书记赞成巧渡策，
靠群众俘获暗探做文章。
任凭豺狼挡在前，
坚决向前不徬徨！
望江南，心激荡，
那里鸡犬绝迹田园荒，
瘦妇切齿饥儿啼，
仇恨烈火遍城乡。
但愿小舟长千尺，

化作长虹跨大江，
老赵飞步走彩桥，
似尖刀插进敌心脏。
里应外合迎大军，
铁流滚滚向南方，
枪声划破长夜天，
穷苦人舒眉开颜仰望红太阳。
新中国山山水水换新貌，
扬子江东风浩荡，红旗舞春光，解放歌声似潮
涨……

豪情壮志满胸间，

小 陈 老李，前面已是乌龙沙。

李振江 （接唱）加双桨直插乌龙港。

〔众舞下。〕

〔天幕景变，乌龙沙一角。〕

〔匪兵站哨踱步上，背对观众，眺望江面。〕

〔蒋腊狗焦躁地上。〕

匪 兵 报告连长：没有船只进港。

蒋腊狗 给我把杨发良叫来。

匪 兵 叫杨先生！

〔杨发良上。〕

杨发良 （鞠躬）蒋连长……

蒋腊狗 杨发良，你谎报军情，狗胆包天！

杨发良 蒋连长，我，我是有心投靠国军的……

蒋腊狗 清早以来，为何见不到共党一个影子？你要知道，要是被女共党潜入江南，就是心腹之患。

杨发良 蒋连长,请放心。共党书记奉命过江,必定找水上交通站,必定走乌龙沙,也就逃不过我的眼睛。

蒋腊狗 你要仔细检查。事成以后,我升官,你发财。嘿……

杨发良 甘愿效劳。

匪 兵 报告连长:过来一条船。

蒋腊狗 叫它等候检查。

匪 兵 (喊话)喂!往右边停靠,等候检查。咦,一直开过来了。啊!枪,他们有枪!(拉开枪栓)

蒋腊狗 (慌乱地拔枪)镇静!(示意杨发良下)

〔李振江腰插手枪,挺胸直上。〕

李振江 (唱“曲九”)昂首阔步进沙港,

改扮王贼把敌诳。

一片丹心为人民,

一腔仇恨斗匪帮。

你就是蒋连长吧?

蒋腊狗 (打量地)你是干什么的?

李振江 王某化装办案,路过贵港。

蒋腊狗 (急忙收枪)原来是王特派员呀,失礼,失礼!特派员是单身到此?

李振江 还带了人,留在船上。

蒋腊狗 都请上岸歇息?

李振江 不客气。稍过片刻,就要启程回省。

蒋腊狗 那好,那好。请抽烟!(打开烟盒)

〔李振江自掏烟盒,打火抽烟。〕

蒋腊狗 (尴尬地)给特派员看坐!

〔匪兵端出凳子。李振江坐下。〕

蒋腊狗 (旁唱“曲十”) 来人从未见过面,
是真是假难分辨。

李振江 (旁唱) 贼连长愚蠢又多疑,
岂可容他摸底细。

蒋腊狗 (旁唱) 交通站几次将我骗,
若无“派司”, 叫他来得容易难归去。

李振江 (旁唱) 智闯方案订周全,
从容对敌夺胜利。

蒋腊狗 特派员一向在哪里供职?

李振江 督察处谍报队。

蒋腊狗 马队长身体可健?

李振江 哪个马队长?

蒋腊狗 你们谍报队长呀, 难道你不认识?

李振江 我们只有沈老板, 从来没有过马队长。

蒋腊狗 对, 对, 我是问沈队长。唉, 你看我这个记性! 嘿……

李振江 嘿……

蒋腊狗 前两年我常去谍报队看沈队长, 可怎么一次也没见到过你呀?

李振江 我也没见到你呀。

蒋腊狗 那么你不在谍报队?

李振江 那时我在外面抓情报, 半月前才回到队里。

蒋腊狗 这么说, 你回来正好赶上我们师部的宴会罗?

李振江 宴会?

蒋腊狗 谍报队到师部赴宴, 还摆了几十桌酒席呢。

李振江 不知道。

蒋腊狗 嗨, 堂堂一个特派员, 却不知道……

李振江 (掷烟蒂)混蛋! 那次名为宴会, 实为紧急军事会议, 研究长江防务。你这样随便乱讲, 是打算泄露军机?

蒋腊狗 (一惊)这个嘛……

李振江 看来, 你对我的行踪很感兴趣?

蒋腊狗 不, 不。

李振江 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是有问必答呀。

蒋腊狗 嗨嗨, 特派员真会开玩笑! (旁白)好厉害! 不过, 不见蓝“派司”, 真假哪得知? (对李振江)特派员! 共军压境时局险, 长江是党国救命线; 莫怪腊狗不通情, 无有这个(手势)休想过此地!

李振江 你要什么?

蒋腊狗 要这个。(手势)

李振江 要钱?

蒋腊狗 (倒退一步, 如临大敌)来人!

[匪兵上前, 枪指李振江。

蒋腊狗 他妈的, 跟老子瞎胡闹, 把他绑起来!

李振江 哈……蒋腊狗你睁开眼, 且看这“派司”是红还是蓝!

[李振江亮出“派司”, 蒋腊狗趋步观看。李振江故意把“派司”往他眼前一递, 随即收了起来。

蒋腊狗 啊呀, 真是特派员光临敝港, 部下无限荣幸! 刚才部下也是履行职责……

李振江 你倒是很尽责啊。

蒋腊狗 特派员过奖了。

李振江 昨日夜里有只电话你还记得吗?